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 一 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环境史与考古学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欧洲方式与丹麦本土方式的冲突与交融

..... [爱尔兰] 保尔·霍尔姆 / 3

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 [俄] H. B. 费奥多洛娃 / 34

西伯利亚研究

默克收集的雅库特资料及其历史词典学意义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 47

博戈拉兹的楚克奇人调查研究..... 张 松 / 52

乌尔奇人的熊崇拜和熊节

..... [苏]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佐洛塔廖夫 / 74

中国近北极研究

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苏 杭 / 89

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何 群 / 105

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唐 戈 / 122

边缘社区与多面认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族群文化认同研究

..... 马惠娟 / 128

改革开放 40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金 洁 / 141

旅游与地区发展学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潘 敏 李浩涵 / 153

Experiencing the Arctic: European and Chinese tourists in Greenland

..... Daniela Tommasini, Zhou Shenghan / 170

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 刘晓春 / 186

学术动态

美国斯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走过的风雨 30 年: 1988 ~ 2018 年

..... [美] 威廉·费茨休 / 197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 (ASC) / 202

征稿启事 / 204

Call for Submissions / 2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博戈拉兹的楚克奇人调查研究

张 松

摘要：居住在亚洲极东北部楚科奇地区的楚克奇人分为苔原牧鹿和沿海捕猎海兽两个群体，楚克奇语属于古亚洲语群，是一种多式综合语，与科里亚克语相近，不存在方言，只是两个群体之间有细微差别，计数系统为二十进位制。楚克奇人在起源和文化上与爱斯基摩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俄国民族学家博戈拉兹是苏联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他对楚克奇人进行了民族志学、语言学和民间文学的长期深入调查，他的《楚克奇人》一书分为“社会组织”“宗教”和“物质文化”三个部分，极具学术价值。

关键词：楚科奇人 楚科奇地区 博戈拉兹 古亚洲 民族志

作者简介：张松，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亚洲极东北楚科奇半岛与北美洲极西北阿拉斯加之间狭窄的白令海峡是北冰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唯一通道，两侧的古居民亦在民族、文化上存在相当的联系。居住在楚科奇半岛的主要民族是楚克奇人（Чукчи, Chukchi, Chukchee）。据西方学者考证，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泥离国就在楚科奇半岛一带，其国人即为今之楚克奇人。^①在清初，中国已对楚科奇半岛有了切实的认识。1689 年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时，中方曾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至于勒拿河与黑龙江之间的最高山，沿此山直至滨海的诺斯山，山南一切

^① 希勒格撰《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冯承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页 67 ~ 76。

土地属中国, 山北属俄国”^①。这里的诺斯山即为楚科奇半岛。刘远图先生对此问题有过细致深入的探讨。^②

一 楚克奇人概况

至今, 国内学术界对楚克奇人的了解仍极为有限。^③ 因此, 现将列文、波塔波夫主编的《西伯利亚各民族》^④ 中关于楚克奇人的部分摘译出来, 撰稿人为安特罗波娃 (В. В. Антропова) 和库兹涅佐娃 (В. Г. Кузнецова)。这部巨作是了解西伯利亚各民族基本情况的基础性著作, 主编和撰稿人皆为一时之选, 内容可靠、精要。

楚克奇人是东北古亚洲人群体中最大的民族, 除了他们, 科里亚克人和伊捷尔明人也属于这一群体。楚克奇人 (和科里亚克人) 与伊捷尔明人只是在语言方面表现得亲近; 楚克奇人与科里亚克人不仅在语言上, 而且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各方面都很接近。楚克奇人与科里亚克人都分为海洋猎人和牧鹿人——苔原居民。应当注意的是, 在经济、风俗习惯和文化上, 牧鹿楚克奇人同科里亚克人之间自古以来存在的相似性比牧鹿与沿海楚克奇人的要大。

沿海楚克奇人自称为安卡伦 (ан'калын, ан'калыт) ——“海上居民”“沿海人”, 而苔原牧鹿楚克奇人则自称为恰夫楚 (чавчу, чавчуват), 像牧鹿科里亚克人那样。此外, 无论是沿海还是牧鹿楚克奇人都自称为雷格奥拉维特良 (лыг'боравэтыян, лыг'боравэтыят), 意思是“真正的人”。俄语名称 чукча (楚克恰)、чукчи (楚克奇) 源自后面要谈到的专门用语 чавчу (恰夫楚)。1929~1930年, 为解决北方少数部族的名称问题, 作为楚克奇人的总称, 通过了 лыг'боравэтыян (雷格奥拉维特良) 的族称, 俄语变形为 луоравэтыя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8, 第192页。

②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③ 涉及楚克奇人的学术著作有: 侯育成编著《西伯利亚民族简史》,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 1987, 第270~285页; 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胡起望等主编《文化人类学辞典》, 远方出版社, 2000年, 第1282~1283页。另有一部民族志性质的小说: 特·塞摩希金:《阿里泰到山里去》, 杨立平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3。

④ М. Г. Левин, Л. П. Потапов.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 - Л., 1956. с. 896 - 900.

луораветланы (卢奥拉维特兰)。但在统计和所有政府文件中 (身份证等) 都使用专门用语 чукча (女性为 чукчанка); 只有雅库特共和国下科雷姆斯克区在政府统计中流行专门用语 луораветлан, 但它在现实话语中根本不被使用。与楚克奇人相邻的科里亚克人称他们为雷吉坦内坦 (лыгитанн'ыган) —— “真正的异族人”。在楚克奇语里对科里亚克人也有这样古老的称呼。在这两种语言中, 专门用语 танн'ыган 的本意是 “敌人” “异族人”。

楚克奇语属多式综合语或者包蕴式语群。多式综合语表现为 2 个或 3 个词干构成的综合词 (комплекс-слово)。主词干 (或者动词谓语, 或者静词被限定 - 修饰词) 接受数、格、人称、式和时的所有变化。在楚克奇语中没有方言, 只有西部牧鹿楚克奇人和东部沿海楚克奇人在语言形态特点上的一些差别, 在西部群体中保留着更大程度的多式综合。楚克奇语的特点之一是女人和男人发音不同, 女人发 ц 音, 男人在那个地方就要发 р 音; 例如, к'рым-кцым (不、没有)。需要注意的是, 在楚克奇语中存在许多古老的爱斯基摩语词语要素。楚克奇语和科里亚克语的计数系统很有特点, 是二十进制制, 按指头数量计数, “20” 其实就是 “二十个指头”, “40” 就是 “双手, 双脚”。

根据 1926 ~ 1927 年的普查, 楚克奇人计有 12364 人^①, 其中 70% 游牧, 30% 定居。他们的主要部分集中在马加丹州楚克奇民族专区, 专区中心是阿纳德尔镇 (пос. Анадырь)。专区分为六个区: 阿纳德尔区 (Анадырский)、东通德雷区 (东苔原区 Восточной Тундры)、马尔科夫斯基区 (Марковский)、恰翁区 (Чаунский)、楚科奇区 (Чукотский)、伊乌利京区 (Иультинский)。约 300 名楚克奇人生活在雅库特共和国下科雷姆斯克区 (Нижеколымский)。约 1000 名楚克奇人住在科里亚克民族专区, 主要是帕拉波利斯谷地 (Парапольский дол) 地区的奥柳托尔斯基区 (Олюторский) 北部。楚克奇人的邻居有白令海沿岸的爱斯基摩人, 南面的科里亚克人, 西面隔科雷马河的雅库特人和尤卡吉尔人的个别家庭。楚克奇人与埃文人相遇于科雷马河和阿纳德尔河流域。楚克奇人还是楚万人 (чуванцы) 的邻居, 他们以前曾是尤卡吉尔人的一部分, 楚克奇人和科里亚克人与尤卡吉尔人一样, 称他们为埃泰勒 (этэл атал)。说楚克奇语的牧鹿楚万人生活在阿纳德尔河上游楚克奇民族专区马尔科夫斯基区, 现在,

① 根据俄罗斯联邦 2002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楚克奇人共有 15767 人。

他们被算作楚克奇人。说俄语的定居的楚万人后代居住在楚克奇和科里亚克民族专区（马尔科夫 Марково、品仁诺 Пенжино 等地）现在可以认为他们是俄罗斯人。

楚科奇地区面积 66.06 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广阔区域的各个部分自然条件多种多样。应当注意的是，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区域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这首先就是严寒的气候条件。需要说的是，尽管该地区相当一部分位置比较靠南，但其气候也要比科拉半岛（Коль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寒冷得多，完全等同于极地地区。气候的特点不仅是冬天，而且夏天的气温都很低，这是海洋影响导致的，特别是楚科奇海，终年都有大量的冰。楚科奇地区的北部，包括一系列分水岭和从舍拉格斯基角（мыс Шелагский）延伸到克列斯特湾（зал. Креста）的阿纳德尔山脉（Анадырский хребт）北坡，以及多山的楚科奇半岛和直到梅德韦日角（мыс Медвежий 熊角，在科雷马湾 Колымская губа 附近）的沿海地区，完全属于冻原带。这一部分的气候特点是潮湿、多雾和特别的低温。在楚科奇地区的其他广阔部分（在最大的阿纳德尔河流域），主要是白令海以西，气候越来越具有大陆性。

阿纳德尔河主要的植被是灌木丛（雪松匍匐树、赤杨）。在山上蔓延着石藓苔原，在谷地则是草场和沼泽地带。沿着河谷，除了阿纳德尔河中游和下游外，甚至会遇到阔叶林（杨树、桦树）。在阿纳德尔河上游和迈纳河（р. Майна）沿岸会遇到针叶林。因此，相当程度上可以认为，上述地区属于森林冻土带，但阿纳德尔河口湾以北除外，那里只是苔原带。格达山脉（хр. Гыдан）和阿纳德尔高原以西地区，即在科雷马河右岸支流（奥莫隆河 р. Омолон，大、小阿纽伊河 р. Анюй）的特点是，气候更加具有大陆性，主要为森林冻土带和山地原始林带。

这一地区的捕猎陆地动物区系不仅有冻土带的野兽和鸟类，例如白狐、灰狐、北极狼、北方鹿（северный олень）、沙鸡，后两种在森林地带也能遇到，而且还有森林带的松鼠、白鼬、驼鹿、狐狸，偶然进入苔原带的褐熊，主要生活在森林冻土带但偶然跑到苔原带和泰加林带的狼獾。还可以遇到山地动物系的代表和残遗种的草原动物，如黄鼠。海洋哺乳动物也非常丰富，如鲸、白鲸、海燕、（太平洋）海象、海豹（环斑海豹、髯海豹）、海狗。在海岸栖息着白熊。在海鱼中应当注意的是鳕鱼和洄游鲑鳟鱼，不过大的洄游路程只有在阿纳德尔和更南地区才能观察到。在淡水鱼动物区系中，占多数的是鲑鳟鱼类（白鲑、白北鲑等在科雷马河流域；鲟鱼在更东部的河、湖中）。

根据自身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楚克奇人分为距离不很远的两个群体: 牧鹿人——乔楚人 (чаучу, 恰夫楚人 чавчу) 和捕猎海兽的海洋猎人——安卡雷特人 (ан'калыт)。他们又分为若干地区群体: ①西部苔原楚克奇人, 分布在雅库特共和国下科雷姆斯克区; ②小阿纽伊楚克奇人, 游牧在阿纽伊河与北冰洋之间, 夏季前往海岸; ③奥莫隆楚克奇人, 沿奥莫隆河及其右岸下游支流莫隆格达河 (р. Молонгда) 游牧, 任何时候也不到达海边; ④恰翁楚克奇人, 在恰翁湾 (Чаунская губа) 和施密特角 (мыс Шмидта) 附近游牧; ⑤阿姆古埃马楚克奇人, 沿阿姆古埃马河 (р. Амгуэма) 游牧; ⑥楚科奇半岛楚克奇人, 分布在从克列斯特湾与科柳钦湾 (Колючинская губа) 连接线以东地区, 这个群体与沿海楚克奇人的联系比其他群体更紧密; ⑦翁梅连 (онмыленские) 楚克奇人, 沿阿纳德尔河左岸支流别洛伊河 (р. Белой)、塔纽列尔河 (р. Танюрер)、坎恰兰河 (р. Канчалан) 以及阿纳德尔河上游游牧。在这里, 楚克奇人已与被其同化的楚万人相混合; ⑧图曼 (туманские) 或者维柳涅伊 (вилюнейские) 楚克奇人, 沿韦利卡亚河 (р. Великая) 和阿纳德尔河入海口南部海岸分布, 生活在科里亚克人分布区的楚克奇人以及迈纳河流域一支不大的楚克奇人都属于这个群体。

沿海楚克奇人的村落分布在从杰日涅夫角 (мыс Дежнева) 到哈特尔卡河 (р. Хатырка) 的白令海沿岸。普罗维杰尼亚湾 (бухта Провидения) 以西, 从锡列尼亚村 (с. Сиреники, Серинек) 到谢尼亚温海峡 (прол. Сенявина), 楚克奇人的村落被爱斯基摩人的村落阻断。还有许多楚克奇-爱斯基摩居民混合村落。在北冰洋沿岸, 沿海楚克奇人生活在从乌厄连镇 (пос. Уэлена) 到舍拉格斯基角 (埃里 Эрии), 万卡列姆河 (р. Ванкарэм) 和阿姆古埃马河两河口之间。照例, 沿海村落分布在位置优越的海角或沙嘴 (扬达盖 Яндагай、努尼亚莫 Нунямо、乌厄连, 等等), 也就是说, 在那样的地方能遇到更多的大型海兽。过去, 这些村落都很小, 只有 2 个至 20 个鹿皮圆庐 (住所)。

关于楚克奇人的起源问题, 与爱斯基摩人的起源问题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在民族学文献中, 流传最广的是俄国调查者博戈拉兹 (В. Г. Богораз) 深入研究的理论, 根据他的观点, 在过去, 东北亚洲的古亚洲部落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根据他的理论, 爱斯基摩人是白令海地区相对来说不很久远的外来者, 他们像楔子一样将古亚洲人与印第安人分开。这个“爱斯基摩楔子”理论引起了一系列反驳。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资料为人们描绘了不懂养鹿业、住在半地下居所中、主要从事海兽捕猎的居

民之流播，在这些居民中可以看到爱斯基摩人的祖先。

在楚克奇人，首先是沿海楚克奇人的文化中，能够找到许多爱斯基摩人所拥有的要素。爱斯基摩语和楚克奇语有着共同的特点。人种志学资料也证明了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形成的共同基础，这样就反驳了“爱斯基摩楔子”理论。如果考虑到楚克奇人与科里亚克人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有很大的亲缘性，那么可以假设，楚克奇-科里亚克群体的形成地域位于他们现居地的更南面。楚克奇人的祖先从那里向北迁移，同化了爱斯基摩人，同时自己也受到爱斯基摩人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在楚克奇人的民间文学中，反映了楚克奇人和亚洲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与科里亚克人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故事中，楚克奇人最经常扮演的是牧鹿人。他们对爱斯基摩人发动袭击，从他们那里抢夺战利品——海洋动物和俘虏，强迫俘虏放牧自己的鹿。考古学资料证明，从施密特角到杰日涅夫角一带，古时为爱斯基摩人所占据。现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生活着楚克奇人。由此看来，历史上发生过两个群体的融合过程，相伴随的是楚克奇语战胜爱斯基摩语，并形成了今天的沿海楚克奇人。沿海楚克奇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都带有爱斯基摩的痕迹。

俄国人与楚克奇人的首次冲突是在 17 世纪中期。1642 年，哥萨克伊万·叶拉斯托夫（Иван Ерастов）和其同伴从科雷马河向西前往阿拉泽亚河（р. Алазея）时遇到了楚克奇人。1644 年建立了下科雷马城堡（Нижнеколымский острог），1649 年建立了阿纳德尔城堡（Анадырский острог），从此以后，哥萨克与楚克奇人进行了直接接触。与军职人员一起深入到亚洲东北部的还有捕猎者和商人。

二 博戈拉兹的生平和学术活动^①

弗拉基米尔·格尔马诺维奇·博戈拉兹（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Богораз），

① 关于博戈拉兹的传记资料有：库列绍娃《弗拉基米尔·格尔马诺维奇·博戈拉兹-唐：生平 and 创作》（Кулешова Н. Ф. 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Богораз-Та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инск, 1975. 189 с）、佐尔金《楚克奇人和埃文人的朋友：关于作家-旅行家、学者博戈拉兹-唐和他的书》（Зоркин Д. К. Друг чукчей и эвенов: О писател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е и ученом В. Г. Богоразе-тане и его книгах. Восемь племен! Хабаровск, 1991. с. 5-15）、科切什科夫《弗拉基米尔·格尔马诺维奇·博戈拉兹》（Кочешков Н. В. 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Богораз. Этнограф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11. с. 13-17）。本部分的内容系综合多种资料写成，难以一一注明出处。要之，字字皆有来历。

杰出的俄国民族学家和民间文学家^①，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考察队的参加者。1865年4月15日生于俄国沃伦省（Волы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奥夫鲁奇城（Овруч）一个并不富裕的欧洲人家庭。他的父亲具有多种才干，力大而性情暴躁。在儿子出生不久，他就举家从偏僻的奥夫鲁奇迁往2000公里外的亚速海边当时相当大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Таганрог）。在这里，他贩卖过小麦和煤炭，从事过走私。博戈拉兹认为，他的体力和健康来自父亲。他正是因为这些才能够经受监狱、流放和极度劳累困苦的考察，甚至他身上不安分的性格也同样来自父亲。^②7岁时，博戈拉兹进入塔甘罗格古典中学（гимназия）。1880年古典中学毕业后，博戈拉兹前往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博物学分部，但他被人文学科所吸引，一年后转入法律系，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2年秋，他因为参加大学生风潮，被遣送回塔甘罗格。1885年结识施滕贝格（Л. Я. Штернберг）。^③1886年又回到彼得堡，由于积极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的政治组织，1886年12月9日被捕。在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被监禁三年，后又流放到科雷姆斯克（Колымск）十年。这是他积极参加民意党的活动而受到的惩罚。流放地点在中科雷姆斯克（Среднеколымск）。虽然流放生活条件的限制给他的日常生活造成了麻烦，但博戈拉兹是一个求知欲强且精力充沛的人，他很快就开始了对俄国老居民以及尤卡吉尔人、埃文人、楚克奇人语言和文化的研究。1890年，博戈拉兹开始记录科雷马河沿岸俄国居民的民歌、壮士歌和故事。这项工作对于博戈拉兹来说，不仅是语言学学校，而且是民族志学学校，对于他后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帮助不小。

博戈拉兹民族学工作的开端是在莫斯科的米勒（В. Ф. Миллер）教授指导下，在科雷马河的俄国居民中记录民间文学。在大企业主西比里亚科夫（И. М. Сибиряков）^④赞助成立雅库特考察队的时候，博戈拉兹于1895年

① Н. В. Кочеш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абориг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3. с. 20.

② Вл. Мура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Тан-Богораз (1865—1936), Восемь племен.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 1962. С. 10, 19, 24.

③ 俄民族学家，民意党人，19世纪末被流放库页岛，在当地开始土著民族的民族学调查。

④ 因诺肯季·米哈伊洛维奇·西比里亚科夫（Иннокен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биряков），是金矿主，科学和艺术赞助人。1894～1896年，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在其资助下，组建了被称为西比里亚科夫的雅库特考察队，研究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收到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的邀请，参加该考察队。考察队的目的是研究北方异族的生活，弄清其中一些部族灭绝的原因以及俄罗斯人的影响。考察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克列缅茨（Д. А. Клеменц），1894 年他为了组织办法的实行和商讨计划在雅库茨克住了一年。就在此时，博戈拉兹受邀以民族志学家的身份加入这个考察队。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里（1895 ~ 1897 年），博戈拉兹全面调查了沿科雷马河右岸支流（大阿纽伊河，奥莫隆河）游牧的楚克奇人和埃文人的语言、社会制度、经济、风俗习惯和文化。在这里，他成为在 1897 年进行的沙俄帝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参加者。普查自身的性质即确定了其目标任务是查清居民的数量，地理分布，部落、氏族和阶层的构成，民族和宗教的归属，地方语言的分布。这为了解各民族的文化、他们生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建立了良好的根基。博戈拉兹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民族学训练，克列缅茨来到雅库茨克指导考察队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那里，因此可以认为，他是民族学领域“自学成才者”的意见是完全公正的。对此应该补充的是，他对自己的研究结论非常严格、谨慎、苛求。由于懂得楚克奇语，他在楚克奇人的帮助下仔细检查自己的观察和结论。在一系列漫长的旅程中，楚克奇人艾恩甘瓦特（Айнгават）一直陪伴着他，在熟悉语言和解释楚克奇人生活中不易理解的现象方面给予博戈拉兹巨大的帮助。在科雷马边区调查楚克奇人的这一时期，博戈拉兹仔细观察思考如何预先准备今后更加细致的调查，他也清楚地看到和理解到摆在自己面前的科学任务的复杂性。他负责研究俄国科雷马人（русский колымчан）和楚克奇人。记录完俄国人的民间文学后，博戈拉兹很快开始楚克奇人民间文学的记录。为了研究楚克奇人，博戈拉兹留在了适合居住的科雷姆斯克，与楚克奇人一起在苔原冻土带游牧了两年，在他们拥挤的帐篷里生活，像他们那样生吃鹿肉，在困难的时候吃动物尸体和“酸的”，即腐烂的鱼。他熟练掌握了楚克奇语会话，与以前的调查者不同的是，他能够直接用楚克奇语记录民间文学。他记录的楚克奇人故事在科学院的出版物中刊布出来，共发表了 180 篇楚克奇语故事，并附有俄语译文或复述。1900 年，博戈拉兹著名的专题学术著作《楚克奇人的语言和民间文学研究资料》问世，该著确立了科学刊布民间文学作品的典范。在原文记录的同时，提供逐词对译和详细的注释，而在前言中对楚克奇人的民间文学作总体评述。博戈拉兹是杰出的民间文学家，关于爱斯基摩人（1913）、科里亚克人（1917）、尤卡吉尔人和拉穆特人（1918）民间文学的卓越刊布亦可证明。在土著居民中，政

治流放者备受尊敬，享有很大的威望。他们自愿成为沙皇政府和楚克奇人之间关系的中间人，并尽可能成为土著利益的保护者。因此，流放者的民族学与科学院的民族学很不一样，后者仅满足于事实的记录，前者则积极参与被研究者的生活。在楚克奇人营地，楚克奇人给博戈拉兹起了个名字叫维伊普（Вэйп），这是十几年前死去的某个小商贩的名字，博戈拉兹的脸与他很像。在罗索马西河（Россомашей），博格拉兹有另一个绰号“打字的人”（Пишущий человек）。

博戈拉兹收集的民族志学资料进入了科学院，专门的科学院委员会仔细研究后判定，它们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决定向内务部提出申请，为了整理、刊布这些资料，准许博戈拉兹返回彼得堡。

1898年博戈拉兹离开科雷姆斯克返回彼得堡，成为科学院人种志学和民族志学博物馆（Музе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的科学研究员。还是在1898年9月前往彼得堡的路上，博戈拉兹就在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科雷马边区楚克奇人调查的简要报告》。科学院历史—语文学部突厥学家拉德洛夫（В. В. Радлов）院士倡议提出允许博戈拉兹在彼得堡暂时居住的申请。在1899年初，博戈拉兹已经表现出自己是完全训练有素的学者、楚克奇人语言和民族志学的行家。因此，当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的组织者、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博厄斯（Ф. Боас）^①向拉德洛夫提出请求，给他推荐能够从事西伯利亚东北部族研究的俄国学者时，拉德洛夫首先就提到了博戈拉兹。结果是，博戈拉兹成为北太平洋考察队阿纳德尔队的领导者。他的直接任务是，对楚克奇人、西伯利亚爱斯基摩人以及部分科里亚克人和伊捷尔明人进行民族志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人种志学的研究。在彼得堡，博戈拉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899年末，警察局决定将他驱逐出首都。于是他接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参加研究太平洋沿岸各民族的考察队，离开彼得堡前往纽约。在纽约待了数月后，博戈拉兹于1900年前往考察队，1900~1901年对堪察加、阿纳德尔、楚科奇的驯鹿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伊捷尔明人和其他部族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考察中，博戈拉兹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亚洲东北各部族的语言和方言，这为揭示其所研究部族的民族文化特点奠定了基础。在这次考察的一年中，他乘

^①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常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主要研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和印第安人文化。

狗拉雪橇行进约 6000 公里，乘爱斯基摩人的皮艇行进数百公里，坚韧不拔地克服了旅途中的所有艰辛、困窘，他甚至没有条件进行记录。1900 年 6 月，博戈拉兹乘轮船来到新马林斯克（Ново-Маринск，今阿纳德尔 г. Анадырь），随后立即开始了调查工作。在整个夏天他乘渔船遍访驯鹿楚克奇人的营地，他们在阿纳德尔河口湾岸边度夏，在 10 月末乘狗拉雪橇经马尔科沃村（с. Марково）前往卡姆斯科耶村（с. Каменское），然后前往堪察加。在这条路上，他了解了几乎所有邻近科里亚克人和伊捷尔明人的群体。在返程中他经过克列克人（кереке 科里亚克人的别称）聚居的村落：伊利皮（Ильпи）、乌基良（Укилян）和瓦泰堪（Ватыйкан，哈特尔卡 Хатырка），然后沿着哈特尔卡河到达其上游，从那里沿韦利卡亚河（р. Великая）返回新马林斯克。这样，博戈拉兹就了解了游牧楚克奇人的最南部群体，他们被称为泰勒克贝列特（тэлкэпыльыт），居住在阿普卡河（р. Апука）上游，哈特尔卡河和韦利卡亚河沿岸。在新马林斯克待了没多久，博戈拉兹又在 1901 年 4 月乘狗拉雪橇，沿着他所研究的太平洋楚科奇沿岸的这部分楚克奇和爱斯基摩居民的路线一路向北。1901 年 5 月，他来到了恰普利诺村（с. Чаплино），停留于此，为的是从那里前往圣劳伦斯岛（о. Св. Лаврентия）休息至 7 月。之后，他乘皮艇返回新马林斯克。再从那里出发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为整理和准备出版所搜集的资料前往美国。这次历时五个月的考察所收集到的资料，在范围和性质方面非常广泛，为其后来楚克奇—科里亚克群体语言、民间文学、民族志学方面的著作和比较区分楚克奇文化共同特点及各部分独有的特点、科里亚克人和伊捷尔明人以及西伯利亚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太平洋沿岸爱斯基摩人的地域划分方面的著作奠定了基础。1901 年秋，博戈拉兹把搜集到民族志学资料寄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为考察队由该馆组织并提供经费。这之后，博戈拉兹返回彼得堡。后面的两年，他居住在美国整理考察队的楚克奇人资料，整理后的资料分为七部分，于 1904~1910 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为七卷四部书。这部专题学术著作在楚克奇部族的研究上是划时代的，同时，也使博戈拉兹成为现代最著名的民族学家之一。1934 年和 1939 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经作者认可的《楚克奇人》“社会组织”部分和“宗教”部分的俄文译本。“物质文化”部分在 1929 年就已由斯捷潘诺夫（А. И. Степанов）译出，但这个译本很不忠实于原文。后来又由斯捷布尼茨基（С. Л. Стебницкий）和斯捷布尼茨卡娅（М. Л. Стебницкая）做了校订、增补和译者注，这个修订本的大

部分由博戈拉兹本人审阅、修改过。这一修订本的出版工作后来由于战争而中断。博戈拉兹还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阿穆尔边区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有着密切联系，提交了《论亚洲极东北部的经济关系》（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тношениях на крайнем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Азии, 1901），《关于阿纳德尔边区的楚克奇人》（О чукчах Анадырского края, 1901），《艺术领域中的北方异族人》（Инородцы севера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1916）等研究报告。^①

博戈拉兹的调查对象是俄罗斯人、埃文人（拉穆特人）、爱斯基摩人和科雷马边区的其他民族。但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调查对象是楚克奇人，研究楚克奇人是他一生的事业。他关于楚克奇人的重要专题学术著作是分为七卷的四部书（1904~1910年），由著名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Джезуповская север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刊布。这部最重要的系列著作，有逻辑联系地分析了楚克奇人的物质文化、宗教、社会组织和神话，使博戈拉兹获得了一流民族学家的国际声誉。这部著作成为俄国学者对世界民族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构成贡达季藏品基础的牧鹿楚克奇人物质生活概要”（1901）的著作也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他写下了学者个人的观察，而民族志学博物馆的藏品只是作为插图资料而已。这部著作详细描述了楚克奇人的食物、服装、装饰物、住所、家什、武器、劳动工具、养鹿业、狩猎业、游戏和玩具、偶像和家中的珍宝、骨雕，并配有大量实物插图，全书共有25幅图版。通过整理贡达季的收集品，博戈拉兹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楚克奇人的文化，并且确信，沿科雷马河和阿纳德尔河的驯鹿楚克奇人的物质文化几乎完全相同。

博戈拉兹还致力于文学创作，他最优秀的民族志小说是《楚克奇故事》（1899）和《新生的部落》（1935）。在文学作品上，博戈拉兹署的是笔名——唐（Тан）。此外，博戈拉兹还是卓越的科学活动组织者。他积极帮助筹建民族志学和民间文学考察队并带领自己学生参加，编制了大量的调查大纲，如田野的、常设的、博物馆的。他还是北方民族学院成立的发起者之一。1904年，博格拉兹返回俄国。1917年之后，博戈拉兹在苏联科学院人种志学和民族志学博物馆工作，并在列宁格勒大学讲授北方民族志学、民间

^① А. А.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Три столетия изучен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альнау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7. с. 96.

文学和语言的课程，从事宗教领域的研究，在苏联科学院组建、领导宗教史博物馆。博戈拉兹为极北方民族地区苏维埃的建立问题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主席团成立的“北方委员会”列宁格勒分部主席，在北方民族学院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博戈拉兹还与施滕贝格共同主持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地理学系民族学教研室，为苏联培养了大批民族学家，他们二人是苏联民族学的奠基人。1936年5月19日，博戈拉兹在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的路上去世。

三 《楚克奇人》述评

俄国人早在17世纪中叶就开始接触楚克奇人，留下了关于楚克奇人的大量早期文献，详见伊万诺夫斯基《关于楚克奇人的著作和文章目录索引》（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книг и статей о чукчах. Этногр. Обзорение, 3, 1891）。关于楚克奇人的重要调查研究著作有：萨雷切夫的《海军上校萨雷切夫1785年至1793年在比林格斯海军上校领导下在地理学和天文学海洋考察队持续八年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冰海和东洋旅行记》（Сарычев Г. 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флота-капитана Сарычева по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Сибири, Ледовитому морю и Восточному океану в продолжении восьми лет пр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и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вшей под начальством флота-капитана Биллингса с 1785 по 1793 г. ч. 2. СПб., 1802; М., 1952）和《比林格斯上校从白令海峡经楚科奇地区至下科雷马城堡旅行记和加拉上校1791乘“黑鹰号”船的东北洋航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капитана Биллингса через Чукотскую землю от 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ива до Нижнеколымского острога и плавание капитана Галла на судне Черном Орле по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му океану в 1791 году. СПб., 1811）、弗兰格尔《在1820、1821、1822、1823和1824年完成的沿西伯利亚北岸和冰海的旅行》（Врангель 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еверным берегам Сибири и по Ледовитому морю,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в 1820, 1821, 1822, 1823 и 1824 гг. М., 1948）、基伯的《包含在东北西伯利亚沼泽荒原收集到的资料和观察的日记的摘录》（Кибер.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дневных записок, содержащих в себе исчисления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обранные в болотных пустынях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Сиб. Вестник, ч. 1, 1824）和《楚克奇人》（Чукчи.

Сиб. Вестник, ч. 2, 1824)、阿尔根托夫《尼古拉耶夫斯克恰翁教区志》(Аргентов А. Описание Николаевского Чаунского прихода. Зап. Сиб. Отд. Русск. Геогр. Общ., 3, 1857)、列辛《太平洋俄国沿岸异族人概况》(Ресин А. А. Очерк инородцев русского побережья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Изв. Русск. Геогр. Общ., т. 24. вып. 3, 1888)、季亚奇科夫《阿纳德尔边区》(Дьячков Г. Анадырский край. Зап. Общ. Изуч.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2,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893)、迈德尔《1868 ~ 1870 年雅库特省东北部旅行记》(Майдель Г.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Яку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1868 – 1870 гг. Записок Импер.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 3, 1894)、奥尔苏菲耶夫《阿纳德尔地区及其经济状况和居民风俗习惯总纲》(Олсуфьев А. В. Общий очерк Анадырской округи, 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быта населения. Зап. Приамурск. Отд. Русск. Геогр. Общ., 2, вып. 1, 1896)、苏利尼茨基《堪察加和阿纳德尔之旅》(Сульницкий А. П. Поездка в Камчатку и на р. Анатырь. Зап. Приамурск. Отд. Русск. Геогр. Общ., т. 2, вып. 3. Хабаровск, 1897)、贡达季《从马尔科沃村沿阿纳德尔河前往普罗维杰尼亚湾的旅行》(Гондатти Н. Л. Поездка из села Маркова на р. Анадыре в бухту Провидения. Зап. Приамурск. Отд. Русск. Геогр. Общ., т. 4, вып. 1. Хабаровск, 1898)、卡利尼科夫《我们的极东北》(Калиников Н. Ф. Наш 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Записок по гидрографии. СПб., 1912)、奥尔洛夫斯基的《阿纳德尔 – 楚科奇的养鹿业》(Орловский П. Н. Анадырско-чукотское оленеводство. Северная Азия, № 1, 1928) 和《阿纳德尔 – 楚科奇养鹿人的一年》(Год Анадырско-чукотского оленевода. Северная Азия, № 2, 1928)、斯韦德鲁普《乘“莫德号”船在拉普捷夫海和东西伯利亚海的航行》(Сведруп Г. У. Плавание на судне Мод в водах морей Лаптевых и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Л., 1930)、萨马林《在楚科奇》(Самарин Я. Ф. На Чукотке. На рубеже, № 6, 1935)、弗多温的《楚克奇人社会制度史之一页》(Вдовин И. С.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я чукчей. Сов. Этнография, № 3, 1948) 和《关于楚克奇人的社会制度史》(К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я чукчей. Уч. Зап. Лен. Гос. Унив., № 115, вып. 1, 1950)、安特罗波娃《现代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的骨雕》(Антропова 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чукотская и эскимосская резная кость. Сб. Музея антроп.

и этногр. АН СССР. т. 15, 1953)。可以看出,在博戈拉兹之前和之后,关于楚克奇人的资料多为零散的旅行记录和少量的个别方面的民族志描述,而缺乏全面的民族志学调查、记录、研究。博戈拉兹关于楚克奇人的调查研究著作则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楚克奇人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发生巨大变迁的今天,他的著作就更显珍贵了。

关于博戈拉兹对西伯利亚东北部诸民族,主要是楚克奇人语言、民间文学、物质和精神文化进行的调查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内容详尽的文章。^①在这些文章中,相当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博戈拉兹的著作对于世界民族志学,对于东北古亚洲人的文化史以及确定他们在世界民族现代分类中的位置等的科学意义。他的调查包含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楚克奇人语言、民间文学、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全部复合(комплекс)、社会关系、与邻族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大量原始资料。同时,他的著作中还含有历史复原,而复原则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学材料之上,这些材料首先是他的个人观察,以及对楚克奇语词汇和由他首次记录的民间文学的分析。他的著作本身就构成了亚洲东北部居民的百科全书。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亚洲爱斯基摩人历史和文化的现代研究,都要依赖博戈拉兹收集、分类和整理的资料。靠着自身的努力和探索,学者致力于搜集积累具有重要特点的楚克奇人劳动和社会生活实物资料。所有这些东西的整理研究都深入到最小的细节,以及物质用品和精神传统的细微之处,这使得博戈拉兹的著作具有民族志学史料意义。它们以叙述的明晰,史料的翔实而成为民族志学调查的范例。博戈拉兹说,“专题学术著作《楚克奇人》是我调查楚克奇部族的工作成果,第一次是在科雷马地区,自1890至1898年我在那里流放;第二次是1900~1901年在堪察加、阿纳德尔边区和楚科奇半岛旅行期间。在科雷马,特别是1895~1898年在西伯利亚考察期间我研究楚克奇人。搜集到的部分资料包括:科学院出版社用俄语发表的文本、楚克奇语言概述和民间文学记录。”^②博戈

① 主要有泽列宁《博戈拉兹——民族学家和民间文学家》(Д. К. Зеленин. В. Г. Богораз—этнограф и фольклорист. Памяти В. Г. Богораз 1865—1936. М.—Л., 1937)、弗多温《博戈拉兹——西伯利亚东北部各民族语言 and 文化的调查者》(И. С. Вдовин. В. Г. Богораз—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языков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Сибири.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5, № 3)、沙赫诺维奇《苏联的宗教史家博戈拉兹——唐》(М. И. Шахманов. Советский историк религии В. Г. Богораз-Тан. Вопросы преодоления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ережитков в СССР. М.—Л., 1966)等。

② В. Г. Богораз. Чукч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 2011. с. 3.

拉兹关于楚克奇人的民族志学著作至今也没有丧失其科学意义，这些著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楚克奇人的生活及其文化和风俗习惯有着详细、可信、深刻、全面的记述，是楚克奇人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非常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楚克奇人》是博戈拉兹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楚克奇人调查研究的最基础性著作。最初为英文本，在美国发表，后译为俄文在苏联出版。这部著作分为“社会组织”“宗教”“物质文化”这样三个部分，可以将之视为完全独立的三部作品。各部分内容繁多，实难概括介绍，现仅将目录译出，以见大略。

第一部分 楚克奇人：社会组织

俄文版作者前言。

第1章 名称和居地：自称，古代居地，现代居地，相邻部落，地区评述，营地和村落，沿海楚克奇人的市镇，楚克奇人村落，爱斯基摩人村落，从恰普林角向北的居民点，北冰洋沿岸的村落。

第2章 楚克奇人总评述：外貌，与邻近部落的混合，出生率，氏族和婚姻，像老年人的成年人，感觉器官，清洁，疾病，精神品质，一年四季，语言。

第3章 楚克奇人与俄国人的关系：楚克奇人土地的发现，17世纪的战争，帕夫卢茨基的征讨，战争的终止，贸易，在科雷马的贸易发现，阿纽伊集市，楚克奇人的实物税和“楚克奇人的礼物”，特列斯金的规定，迈德尔的改革，驯鹿楚克奇人的分布和新的实物税，阿纳德尔当局，酒精贸易，俄国管理总评述，生产费用，勒索，奇怪的改革，饥饿时期的补助，医疗救助，学校，科学考察队，俄国居民总评述，东正教传教团，现实状况（在20世纪初），美国的影响，总的结论。

第4章 楚克奇人的贸易：古代的贸易，与俄国人的贸易，阿纽伊集市，其他集市，交通道路，烟草和砖茶，酒精，与捕鲸人的贸易，驯鹿贸易，地区内部的贸易，单价和总价。

第5章 家庭和家庭集团：男子在家庭中，亲属结构，亲属关系，家庭集团，家庭，老人的地位，女子的地位，收养，自愿死亡。

第6章 婚姻：驯鹿楚克奇人的婚姻，女子的贞洁，对于女性的暴力，亲属之间的婚姻，年龄不般配的人之间的婚姻，为了妻子而做工，

收养的女婿，偷走女子，离居婚姻，混合婚姻，婚礼仪式，离婚，一夫多妻制，群婚，夫兄弟婚，沿海楚克奇人的婚姻。

第7章 营地和村落：驯鹿楚克奇人的营地，营地的主人，助手们，物质条件，异族部落的助手们，穷人，“游手好闲的流浪者”，邻近的营地，沿海楚克奇人的村落，皮艇互助组，猎获品的分配，穷人，流浪者，好客。

第8章 有力的人、战争、奴隶：“有力的人”，“暴徒”，战争和战士，与坦尼格人的战争，战争英雄，与哥萨克的战争，与爱斯基摩人的战争，与通古斯人和尤卡吉尔人的战争，内部部落的战争，奴隶。

第9章 法律：家庭集团会议，家庭集团内部的杀人和血仇报复，家庭集团之外的杀人和血仇报复，罚金，轻微犯罪，偷盗，保护财产的法律。

第二部分 楚克奇人：宗教

第1章 宗教观念：原始宗教观念的发展阶段，仔细观察像动物的对象，像人的野兽，控制者或主人，比较说明，Kelet（死神），垂青的生物，指示，太阳和月亮，星星和星座，其他“生物”，风的结构，恶魔，宇宙起源学说的信仰，灵魂，冥王。

第2章 保护者和祭祀对象：辟邪物，具体化的神灵，私人保护者，珠串，牧鹿楚克奇人的家庭保护者，火，木火镰，保护者的纽带，红方块，住所，为祭祀对象而离开，涂血仪式，舞曲，沿海楚克奇人的保护者，涂油仪式，面具，玩偶。

第3章 节日：驯鹿楚克奇人的节日，秋天杀鹿，冬天杀鹿，鹿角节，对鲜肉的祭祀，对火的祭祀，对猎获物的祭祀，与获得雄野鹿有关的节日，感谢的节日，赛跑，沿海楚克奇人的节日，仪式房屋，海祭，秋天的节日，海猎节（Keretkun），交换礼物，贸易舞蹈，亚洲爱斯基摩人的节日，潜鸟节，“绕圈”节，交换舞蹈，皮艇节，头节，火祭，星座祭祀（Pegittbn），kilvey节，鲸节，抛海兽皮，赛跑，插杆子。

第4章 萨满教：家庭萨满教，萨满入神，准备时期，萨满心理学，萨满教的科目，萨满作法的报酬，准备萨满作法，在内帐幕中的萨满作法，腹语说话和其他特技，奇效建议，发呆，在外帐幕的萨满作

法,萨满在白天使用的特技,萨满教中的性变态和变性萨满,萨满服,奇效治疗。

第5章 法术:祈求,中邪,占卜,梦,兆头,禁止。

第6章 咒语的翻译:野鹿驯养的咒语,中部阿纳德尔居民在狩猎野鹿时使用的咒语,在狩猎海兽时使用的咒语,为平息坏天气的咒语,反对 Kelet 神到来的咒语,为保护畜群免遭口蹄疫的咒语,免遭狼袭击的咒语,医疗法术咒语,引导死人返回的咒语,为中邪念咒,爱情咒语,猜忌的女人使用的咒语,赛跑咒语。

第7章 出生和死亡:出生,涂血仪式,保护咒语,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名字,作为保护人的死者,作为敌人的死者,驯鹿楚克奇人的葬仪,死者的衣服,占卜,尸体的安放,保护咒语,坟墓的安置,尸体的焚烧,对死者的祭祀,沿海楚克奇人的葬仪。

第三部分 楚克奇人:物质文化

第1章 养鹿业:养鹿群体,楚克奇人和科里亚克人养鹿业的初始,楚克奇人养鹿业的扩大,驯鹿,牧人的劳动,探访鹿群,养鹿业的经济价值。

第2章 养犬业:养犬业群体,狗的训练,探访群狗。

第3章 狩猎业和捕鱼业:捕猎海豹,猎海象和鲸,海豹网,楚克奇人的船,陆地狩猎,野兽捕捉器,猎鸟,捕鱼业,楚克奇人的装备,火器,扎枪和其他武器,盔甲。

第4章 住所、家具:住所,内部卧室,移动住所,冬季住所,夏季住所,沿海楚克奇人的住所,地下住所,雪屋,家什,油灯,大锅,劈骨用具,贮水用具,大盘子、碗等,口袋。

第5章 食品:动物食品,煮食物的方法,生肉、腐烂的、动物尸体,禁食的,植物食品,楚克奇人的菜,茶,烟草和其他,喝醉的方法。

第6章 生产:石头加工,木头加工,铁加工,妇女的工作,剪裁和缝制,刺绣,篮子和盒子,皮条和用皮条编织,取火的设备。

第7章 服装:男子冬季服装,女子冬季服装,夏季服装,儿童服装,发饰,文身,装饰品,雪镜,滑雪板、滑雪杆。

第8章 娱乐、游戏、解闷:竞赛,歌曲和舞蹈,儿童游戏,玩具

及其他。

在这部著作中，有关“自愿死亡”的内容非常引人注目，最能表现楚克奇人的性格特点，下面摘译部分内容。

自愿死亡被楚克奇人视为可被理解的死亡方式。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向朋友和亲属宣布“自愿死亡”，希望人们成全这种要求。在楚克奇聚居地逗留期间，我知道二十例自愿死亡的事件。夏季的某一天，我正在马林斯克哨所，一只为做买卖的皮艇从捷利克普苔原来到那里。其中一个人在访问俄国兵营之后，感到胃痛。夜里，他疼得更加剧烈，以至于要求人们杀死他，他的同伴完成了他的愿望。

一些心理原因能够将人引向自杀或自愿死亡。区别只在于，年轻人，特别是未成年者，在希望了结自己生命的时候，通常选择自杀，而年纪大的人则通常请求别人帮助自己了结生命。我了解到许多类似的事情，一些 15 ~ 20 岁的年轻人，由于委屈、羞愧或悲痛而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他们并没有请求自己的家人作为其“死亡助手”。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则相反，这样的“帮助”被认为比死于自己之手更为体面。

自愿死亡的补充动因是，楚克奇人相信，“横死”（非正常死亡）比病死或老死好。甚至反映“自愿死亡”概念的术语就与这个观点有着若干联系。这个术语是“veretgirgin”，意思是“决斗”。希望自愿死亡的人有时说：“让我战斗吧”——Minmarawmik。或者说：“现在我为你成为野鹿”——Cengetim ilvenu inelgii。这两种说法表达了要成为被杀者的愿望。另外的表达主要用在民间语言中：“现在，我为你成为战利品”——Cenget-im ginni inelgii，或者更加直接：“与我一起成为战利品”——Ginniku qinelgii。这个说法的完整意思是：“给我致命一击，因为我为你成为野兽的战利品。”一个楚克奇人这样向我解释自愿死亡的动机：“我们不想由于 Kelet（死神）而死。我们更愿意横死，在战斗中死去，比如我们与俄罗斯人战斗。”因病而死被认为是死神的责罚。

对自愿死亡的喜好在某些楚克奇家庭中甚至成为“家规”。当然，后代们不一定遵循先辈的成规。事实上，在家族中自愿死亡似乎是由父亲传给儿子。艾恩甘瓦特跟我讲，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是通过自愿死亡死去的，并且他也愿意用这种方法结束生命，虽然儿子不一定完全仿效父亲。他的另一个哥哥就是自然死亡，并没有选择家族传统的自愿死亡方式。

根据楚克奇人的观念,在另外的世界中,肯于献身,通过自愿死亡死去的人们会生活的更加幸福。他们将生活在北极光的红色火焰中,时光在玩球中度过,并且球是海象头骨制成的。

附 录

关于博戈拉兹的著作,科隆捷耶娃编的《弗拉基米尔·格尔马诺维奇·博戈拉兹—唐与东北:目录索引》(И. В. Колонтеева. 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Богораз-Тан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Магадан, 1991. 73 с) 中未见。以下是笔者所知的著作。

1. На реке Россомашей. Из впечатлений счетчика. Сиби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3. Иркутск, 1898.
2. Краткий отчет 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чукоч Колымского края (С картой маршрутов).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99, т. 30, № 1.
3. Образцы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изучению чуко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фольклора, собранные в Колымском округе В. Г. Богоразом.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99, т. 10, № 3. с. 269 – 318.
4. Сказание об Эленди и его сыновьях (перевод с чукотского) .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99, т. 10, вып. 3.
5. Сказка о чесоточном шамане Wapyskayal-lumozyl.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1899, вып. 2, . с. 263 – 270.
6. Рус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на Колыме.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1899, № 4.
7.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зучению чуко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фольклора, собранные в Колымском округе В. Г. Богоразом. СПб., 1900.
8. Ламуты.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1900, № 1.
9. Очерк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быта оленных чукчей,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коллекций Н. Л. Гондатти,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музе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борник Музе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1901, т. 1, вып. 2. 66 с. 25 табл.
10. The Chukchi of Nor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01, Vol. 3.

11. Чукчи. 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02, № 1, . с. 70 – 88.
12. О принятии чукоч в русское подданство. Легенд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1902, вып. 2. с. 147 – 164.
13. The Chukchee. Material Culture.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Memoir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Vol. 7, Pt. 1. Leiden-New York, 1904. 276 p.
14. Idées Religieuses des Tchouktchis.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1904, t. 5.
15. Religions Ideas of Primitive Man, from Chukchee Material. Internationnaler Amerikanisten-Kongress, 14. . Tagung, Stuttgart, 1904 – 1906.
16. The Chukchee Religion.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Memoir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Vol. 7, Pt. 2. Leiden-New York, 1907.
17. Рулигиозные идеи первопы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собранным среди племен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реди чукоч) .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1908, т. 5, кн. 1.
18. The Chukchee. Social Organisation.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Memoir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Vol. 7, Pt. 3. Leiden-New York, 1909. pp. 537 – 733.
19.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языку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эскимосов. СПб. , 1909.
20. К психологии шаманства у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10, т. 34 – 35, кн. 1 – 2. с. 1 – 36.
21. Chukchee Mythology.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Memoir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Vol. 8, Pt. 1. Leiden-New York, 1910. 197 p.
22. Чукотские рисунка. Сборник в честь 70 – летия проф. Д. Н. Анучина. М. , 1913.
23. Народ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алеоазиатов. Всеми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ып. 1. Пг. , 1919.
24. Chukchee.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by Franz Boas (Smi thsonian Institution,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 40, Pt. 2) . Wash. , 1922.

25. Мифа об умирающем и воскресающем звер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фольклор, № 1. М. , 1926.
26. Chukchee Tal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28, Vol. 41, № 161
27. Чукот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по данным фольклор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евер, 1930, № 6.
28. Л. Я. Штернберг как фольклорист. Памяти Л. Я. Штернберга, т. 7. Л. , 1930.
29.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ламутскому языку. Тунгус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Л. , 1931.
30. Классов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у чукоч-оленоводо.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31, № 1 – 2.
31. Религия как тормоз соц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реди малых народностей Север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евер, 1932, № 1 – 2.
32. Северное оленеводство по данным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ереписи 1926 – 1927 гг.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32, № 4. с. 26 – 62.
33. Чукотский буквар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евер, 1932, № 10.
34. Красная грамота; Чукотский букварь. Л. , 1932.
35. Чукчи;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Л. , 1934. 192 с; М. , 2011. 222 с.
36. Грамматика юи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зыки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ч. 3. Л. , 1934.
37. Воскресшее племя. М. , 1935. 326 с.
38. Социальный стр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эскимосов. Тр. Ин-та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т. 4. М – Л. , 1936.
39. Оленеводств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Л. , 1937.
40. Лоураветла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 Л. , 1937. 165 с; М. , 2011.
41. Чукчи; Религия. Л. , 1939. 195 с; М. , 2014.
42. Игры малых народностей Севера. Сборник МАЭ, т. 11. М – Л. , 1949. с.
43. Восемь племен. Хабаровск, 1991. 400 с.
44.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свете этнографии. М. , 2011.
45. Люди и нравы Америки. М. , 2011.
46. Чукч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 , 2011.

Bogora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Chukchi

Zhang Song

Abstract: From the end the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ssian ethnologist V. G Bogoras had a long-term investigation of Chukchi ethnography, linguistics and folklore. As the most important encyclopedic ethnographic work on the Chukchi, Bogoras' famous monograph *The Chukchi* is one of the foundational works on the Chukchi and gives us insights into a number of aspects of their culture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o *The Chukchi* and Bogora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Keywords: Chukchi; Chukchi region; Bogoras; ethnograph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1辑 / 曲枫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2

ISBN 978-7-5201-5638-7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8984号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主 编 / 曲 枫

副 主 编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Michael Knüppel)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邓 翊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 (010) 59367078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5638-7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